

北图所藏《藏书纪事诗》 和《语石》的批注本

吴琦 幸

近代著名学者叶昌炽一生孜孜于金石、版本、校勘之学，著述宏富，博大精深。计传世之作有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、《语石》十卷、《奇觚廌文集》四卷、《奇觚廌诗集》三卷、《辛白簪诗隐》一卷、《寒山寺志》四卷、《缘督庐日记抄》十二卷、《滂喜斋书目》一卷、《邠州石室录》三卷以及辑佚丛书《皕淡庐丛稿》（总计二十种魏晋佚书）。上述诸书中，以《藏书纪事诗》《语石》二书流传最广，享名最盛，被誉为“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，文字一日不灭，此书必永存天壤”^①，实为叶氏毕生学术成就之代表。近一年来，我们访书南北，终竟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中获见此二书珍贵的批注本。《藏书纪事诗》为王国维亲笔批注，《语石》为章钰批注。经比勘研究，得益良多，不敢自专，谨奉陈如下。

一

《藏书纪事诗》流传计有三种版本：一为清光绪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丁酉）灵鹫阁丛书刻本；一为清宣统二年（一九一〇年庚戌）家刻本；一为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之排印本。灵鹫阁本与家刻本之区别优劣，叶氏在其日记中已有定评：“拙

稿《藏书纪事诗》编辑待订本，非定稿。蒙建霞（按即江标）携至湘中，遽以上本（按光绪二十三年春始事至十月刻毕），其中引书踳驳，前后颠倒，不但亥豕之迷目也。自《语石》付刊，即欲改正，以次命梓人重刻，苦无暇日。前数日始力疾从事，至今日第一卷毕。”②可知叶氏对灵鹫阁本是不满意的。后叶氏又再修订编排，增加一卷，即家刻本之七卷本。古典文学出版社本即据七卷本排印。北图藏王国维手批本据灵鹫阁本，密行小字，书于版框眉端。基于前后两种版本，又据王国维批语所言“辛酉春”云云，我们大致可以推测，批注的时间约在一九二五年左右。

《语石》定稿于一九〇一年十月下旬。八年以后，即一九一〇年三月始刻印完毕，一九三六年收入国学基本丛书，广为发行。章钰字式之，与叶昌炽同里，并同一年中进士，对金石、版本、校勘有嗜好，曾取诸宋本校胡刻《通鉴》。他极为推崇叶氏之学术，“奉手承教，交在师友之间”，③章钰长期在京为官，后又寓津，与罗振玉交厚，颇观其藏石，故常以此类材料批注。批语亦为绳头小楷，书于眉端，不足时偶以另纸附之。章氏作《语石》批注，当在一九三六年左右，因其注语中有“丙子七月晦，患恶疮，强坐记”云云。

二

如前所述，《藏书纪事诗》《语石》之版本均不佳，其中校勘不精，鲁鱼亥豕之误甚多，但二书之批注者并不以校勘为务，而是就原书之内容进行勘纠，大大提高了批注本的学术价值。

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一“毋昭裔守素：蜀本九经最先出，后来孳乳到长兴。”王国维批曰：“毋守素乃昭裔之子，此以为一人，误甚。刻《文选》者昭裔，非守素也。昭裔为蜀相，在广政中，其所刻止《文选》。刊九经之说，宋孔平仲虽言之，即有此刻亦当在长兴之后，叶诗误甚。”

又如该书卷五云：“张燮子和，子蓉镜芙川。”王国维批曰：“按芙川实子和之孙，此云子，非也。”

《语石》卷二在谈及甘肃《吴公世功保蜀忠德铭》曰：“吴公名挺，玠之子也。”章钰批曰：“挺为吴璘子，非玠子也。”

又该书卷二谈及武冈州平西洞金刚经偈时说：“与淳祐己酉育斋铭、履斋说同时出土，皆先生（按指陆增祥）所未见。”章钰批曰：“育斋铭、履斋说已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稿，缘督谓星农先生所未见，误也。”

又如《语石》卷一谈及书法时云：“南宋诸家，余最服膺吾乡石湖居士，此非乡曲阿好。试取桂林诸山石刻证之。建炎以后文穆与方孚若最为秀出，然孚若行书但以韵胜，不若文穆之渊淳岳峙也。且不独正书精丽，其草书四时田园杂兴，挥霍顿挫，礧礧如岩下电，不可遁视。素公圣母帖、孔虔礼书谱以后，殆未见其匹。”章钰批曰：“田园杂兴帖，源出羲、米，此行狎书也，与素师、虔礼纯用草法者蹊径不同。缘督此说可商。”

又《语石》卷三曰：“秦始皇帝东巡立石，具刻诏书汉孔庙百石卒史碑，先以臣雄、臣戒之奏，制曰可。五言勒石，莫先于此。”章钰批曰：“秦刻石皆五言。此说未谛。”

又该书卷五谓宋“南渡以后，佞佛之风稍息，刻经尚时一见之，佛象皆易以绘塑，熔金少，琢石愈少矣。”章钰批曰：“元明铜象至多。‘熔金少’三字须酌。”

此外，诸如“此说恐未确”“未谛”等语也时有所见。总之，二书之批注本对于原书中的论述、引例均细为勘纠。叶氏治学一向号称谨严，这些千虑之一失，居然被王、章二公一一指正，可见前辈学风之踏实认真！

三

由于著述者与批注者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，对于版本金石都

有相同的嗜好，因此，批注本就提供了大量的新的材料，以广叶氏原书之未闻。

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二述丁日昌禹生之藏书时谓：“《仪礼》郑注宋淳熙本，同治甲子署苏松太道，丁禹生获之上海肆中，审定为实事求是斋经籍之冠。”王国维批曰：“《仪礼》郑注辛酉春中丞后人携去上海，乃以明徐刻本伪为者。”

同卷曰：“《静志居诗话》，文庄储蓄之目为卷止二万余，然奇秘者多亚于册府，二百年子姓蕃衍，瓜分豆剖，难以复原。今披《蓁竹堂书目》，高盘泗鼎要非近代物，惜不可得而睹矣。”王国维批曰：“《蓁竹堂书目》乃后人以《文渊阁书目》伪造者。”又“余见文庄所藏宋刊《仪礼图》有‘叶盛’‘与中’‘蓁竹堂’‘宋刊奇书’四印。”

该书卷三述及赵宦光、金俊明之藏书印时，王国维分别提供叶氏未见之藏书印，曰：“凡夫藏书四部各用一印曰‘吴郡赵宦光家史志’‘吴郡赵宦光家诸子’‘吴郡赵宦光家艺文。’”等等。

在《语石》一书中，章钰则提供了大量新出土的或叶氏未曾目睹的石刻材料。如该书卷四：“盖汉魏时原无程式，晋宋齐梁又鲜刻石之事。独北魏颇多志墓，然其时屡经丧乱，地尽边圉。所详者大抵武臣悍卒，或出自诸蕃，而田夫牧隶约略记之，其书法不参经典，草野粗俗，无足怪者。”章钰批曰：“魏志近出极多，文有极工整者，惜缘督遗老不及见也。”

该书卷二：“海内真秦碑仅二石，一在泰山绝顶，一在诸城，皆山左也。典午一朝皆短碣，惟任城孙夫人碑在新泰，明威将军郭休碑出历下，与中州太公望表鼎足为三，未闻有第四丰碑也。”章钰批曰：“晋代近出临雍碑，足为巨观，惟缘督未及见之也。”

在该书卷一中，叶氏认为晋代无墓志。章钰批曰：“近出冯

恭、张朗、荀岳、石𡵓、石定各志，均述行谥，为缘督所未见。丙寅十一月，又从雪堂所见一晋志书迹，与荀岳等志相同。惟名之上半作碑式，俨然一小碑。雪堂云：墓志之初即从墓碑蜕化而成，必植立于前，此可证后之另石作盖，卧置葬所，非最初制度。此说极是。惜匆忙未记其姓名职官及晋某年。”此段引证罗振玉的话来补充叶氏之论，极为可贵。

以上所引，仅为原书批语之小部分，但已可见这些批语对于整理、研究此二书的作用。此外尚有多条极有价值的批语，笔者已专辑为一编，供整理研究叶昌炽著作所用。

注：

①吴郁（钝叟）《缘督庐日记抄·序》。

②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抄·光绪己酉四月初二》。

③章钰《奇觚庐诗集·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

